

而退藏於密可謂陰德深矣遠矣

臨川王安石曰此三者皆出於無我故謂之元德

黃茂材曰道之與德相為用也始言其道之大終言其德之元元者妙也非妙不足以繼其道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三

己八

宋 鶴 林 彭 耕 纂集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御註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始與母皆道也自其氣之始則謂之始自其生生則謂之母有始則能生生矣道能母萬物而字之則物者其子也通於道者兼物物故得其母以知其子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窮物之理而不累於物達道之微而不失其妙則利用出入往來不窮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而無危殆之患  
碧虛子陳景元曰成者子也生者母也子者一也一為沖氣乃道之子所謂道生一也一為道之子道為一之母道為真精之體一為妙物之用既得其道體以知其妙用體用相須會歸虛極夫人既知其妙物之用而復守其真精之體體用冥一應感

不窮然後可以無為而無不為故能沒身不殆矣

穎濱蘇轍曰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

臨川王安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陰陽之中有沖氣沖氣生於道道者天也萬物之所自生故為天下母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則得以返其本也故曰復守其母也

達真子曰萬物以天地為始天地以道為始是天下之始莫不始於道也唯天下莫不始之於道所以為天下之母也凡萬物之所資生者母也凡萬物之所資息者子也以道為母則天下資生於道者皆子也是以既得其母以知其子矣以其有復歸於無以其動復歸於靜則有之者無終窮動之者無危殆故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言體道之反本者能然也  
黃茂材曰天下之生林林如也推其始必

有生之者焉。經曰：有名萬物之母。此其始生者也。故為母萬物其子也。得其母而守之，則是生我者常存，而我生者不失矣。故能不殆。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動，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碧虛子陳景元曰：兌，目也。緘無厭之目，則諸境自絕矣。門，口也。杜多言之口，則眾禍莫干矣。諸境自絕，則嗜慾之源塞，眾禍莫干，則云為之路閉。如是，則恬澹安逸而終身不勤。若乃不守母道者，開其愛悅之源，而弗塞，則嗜慾之情長矣。通其云為之路，而弗閉，則禍患之事濟矣。如是，則憂苦危亡而終身不救也。

王雱曰：兌，悅也。人悅，則形開矣。故為兌，允則物入之矣。門者，精神之所出也。外見諸理，形開以受之，而復出精神與之為構，則擾擾萬緒自此始矣。故當塞兌，閉門常守其母也。塞兌，閉門以外應物，則酬酢萬變，而用常有餘。允，開物入而復費精神，用以

濟事，則以內徇外，逐物往矣。一溺此流，誰能救之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兌，澤也。在人為口，與舌禍福樞機，不可妄發。門，謂語言視聽情念也。吉凶之應出入於此，故閉之也。

有道者掩扉塞兌，終身不勞。

清源子劉驥曰：經所謂閉塞，命門係玉都，是也。內景不出，外景不入，其氣自定，其神自真。其神既真，則性入自然，與道為一，以挈天地，以襲氣母，而入於不死不生，故終身不勤。若開其喜悅之源，而弗塞，濟其愛慾之事，而弗閉，則物誘於外，而情動於中，氣亡液漏，精散神去，所以役役不見其成功，故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御註曰：小者，道之妙見，道之妙者，自知而已。故無不明。柔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者，自勝而已。故無不強。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聖人之應世，從體起用，則輝散為光，攝

用歸體，則智微為明顯。諸仁藏，諸用如彼。日月萬物皆照而明，未嘗虧，所以神明其德是也。物之化無常也。惟復命者，遺物離人，復歸於明，而不與物俱化，故體常而無患。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謂防於未萌，治於未亂。守柔弱，則物不能加，可謂強矣。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矣。光者，智照也。智主外，故外照而常動，動則為物之用。明者，慧解也。慧主內，故內景而常靜，靜則為己之體。夫智照出，則應事反，則歸理，是以用歸體。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不役智，外照而守慧，內景復嗜慾之未萌，而歸于母之元，故無殃。是謂密用常道者也。

頴濱蘇轍曰：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臨川王安石曰：見小曰明者，微而見之則

可謂之明見於大則不足以謂之明故曰見小曰明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故曰守柔曰強用光復歸其明者蓋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言強則知柔之為體言明則知光之為用唯其能用其光復歸其根則終身不至於有咎而能密合常久之道故曰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陳象目曰常人忽於小而重於大干雲之木起於葱青千里之塗始於足下此見小之義也預識先知非明而何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此柔弱勝剛強之義也光者照於外者也明者內自照者也用其光則知其子是也歸其明則復其母是也

黃茂材曰漢世尚黃老有老父者獨深得其道蓋公諸人皆不及也惜乎史失其名龔勝之死有老父來弔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碧虛子陳景元曰畏其不合於古道也

穎濱蘇轍曰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有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介然謂凝寂不

動長守大道無為而已凡有所為者雖曰善動至人之所畏也

達真子曰介者纖介之謂小有知於大道猶唯施是畏況大有知者乎

清源子劉驥曰知之淺矣使我介然有知

已非道之妙若有所施為則尤非自然

黃茂材曰夫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行無所施設作為今有介然有知是以智知之行於大道是以力行之唯施是畏是有

所施設作為不亦可畏乎

林東曰使我介毅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唯於施為間而無不致其畏謹則不至於好邪徑而求捷速不至於捨本而逐末如下文所謂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御註曰道夷而徑速欲速以邀近功而去道也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是以崎嶇迷惑不達

涑水司馬光曰道本簡易由人之好鑿故失道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修身之道自然綿綿實為至理而學速求必得故方術之家紛然並作

清源子劉驥曰好由捷徑以失真道所謂

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也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劔厭飲

食貨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也哉傷歎之詞也唯施是畏其在茲乎

涑水司馬光曰失道之國好察近而遺遠

逐末而忘本故視其朝若修治而察其民實貧困又取非其有謂之盜德薄位尊智小謀大危亡將及曾不自知乃更矜誇以為得意服美不稱積實無厭故曰盜誇所

以有此誇者豈非本欲行道而更鑿以致失哉

臨川王安石曰此逐末也猶人趨邪徑而棄大道也

達真子曰夫大道而由小徑者以事物比

之則如朝甚除而日用田甚蕪而荒塞倉甚虛其畜積而反服文采帶利劔厭飲食以為資財有餘是不務修其本而反矜施其末也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御註曰建中以該上下故不拔抱一以應萬變故不脫建中而不外乎道抱一而不離於精若是者豈特行一國與當年蓋將及天下與來世其傳也遠矣

凍水司馬光曰不拔者深根固蒂不可動搖不脫者民心懷服不可傾奪不輟者享祚久長

穎濱蘇轍曰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惟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捐物而

修身其德克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

臨川王安石曰善建者德建也能德建則不拔矣善抱者抱一也抱一而不離則不

脫矣能建德抱一則德之盛故盛德百世祭祀祭祀者見於愈遠而不忘故曰子孫祭祀不輟

陸佃曰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故曰善建者不拔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故曰善抱者不脫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深根固蒂是謂善建抱本守真是謂不脫先利於身以及於物又以正直清廉仁愛之道遺於後世故慶及子孫積德繼美祭祀不絕矣

葉夢得曰出而有立故謂之建入而有守故謂之抱出者有本故不可拔入者有常故不可脫夫如是則立者雖遠而愈長守者雖近而愈久譬之於已非特及其身而已垂之子孫祭祀不輟其事我者無時而

可亡也

黃茂材曰夫道獨立而不改以是而建則為善建故不拔載營鬼抱一能無離乎以是而抱則為善抱故不脫不拔不脫非特可持當年雖傳後世可也故曰子孫以祭祀不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御註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所謂其土宜以治天下國家也其修彌遠其德彌廣在我者皆其真也在彼者特其末耳故餘而後長豐而後普於道為外

碧虛子陳景元曰此五者近修諸身而遠及天下也夫修道於身者心闕性淡愛氣養神少私寡欲益壽延年諸偽咸盡乃為真人矣

涑水司馬光曰皆循本以治末由近以及遠

王雱曰因修身之法而推之以及其外餘而後長長而後豐豐而後晉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以道修身則神

真行正身正而天下化況以之治家信有餘矣施於鄉而一鄉化矣施於一國其國盛矣始自一身遍及四海

達真子曰真則不偽餘則不欠踰於衆則曰長足於衆則曰豐徧於衆則曰普凡得

於道之謂德自一身以至一家自一家以至一鄉自一鄉以至一國自一國以至天下以道爲治則無不善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碧虛子陳景元曰觀者照察也故以先聖治身之道反觀吾身心若吾身心能體於道則其德乃真矣老氏言我奚以知天下之民嚮道者昌背道者亡之然哉者設問之辭也答曰我以此上之所陳五事反觀

照察所以知之經曰不出戶知天下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是之謂乎

顏頴蘇轍曰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

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不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臨川王安石曰身有身之道故以身觀身家有家之道故以家觀家以至於鄉國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者蓋以此道觀之也言以此者此則同於道彼則異於道同則取之異則去之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察身之損益邪正則知衆人矣察家之逆順盛衰則知他之家矣自一鄉之小至天下之大小大則殊其治一也何以知天下之然以用此道而知矣

陳象古曰見治身之道則知治己之身見

治家之道則知治己之家見治鄉之道則知治己之鄉見治國之道則知治己之國見治天下之道則知治己之天下不枝不脫由此可明矣以此者蓋用此觀身觀家觀鄉觀國觀天下之道矣

黃茂材曰雖其大小遠近之有不同而其爲德未始或異故以吾一身而觀衆身以吾一家而觀衆家以吾一鄉而觀衆鄉以吾一國而觀衆國以吾一天下而觀衆天下皆可以知之或問以吾一天下而觀衆天下何也湯問於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曰猶齊州也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以天下觀天下捨夏革其誰知之

程大昌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而自指其要領在此者以真爲斷也

舍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

御註曰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

碧虛子陳景元曰含懷也夫至人純粹懷德深厚情復於性愴泊無欲狀貌兀然比於赤子也赤子者取其始生其色赤純和之至也

穎濱蘇轍曰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今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之者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

臨川王安石曰赤子者天守全而陽不散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陸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此即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含者抱也心不偷薄其德乃厚赤子謂嬰兒也天純未散

外無所營積和在中復如赤子  
葉夢得曰老子既以嬰兒論道矣於此含德之厚復比之赤子嬰兒其未孩者也所保者氣而已故道似之赤子則既孩矣而

未有知也故德似之

清源子劉驥曰聖人抱道懷德深厚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故比於赤子

程大昌曰含德者蘊其德於內而不形於外者也莊子謂絕滅聲律文采而人始含其聰明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後人始含其德者蓋釋此也

素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御註曰含德之厚者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物莫能傷焉莊子曰人能虛已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碧虛子陳景元曰毒蟲者蜂黃之類也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者虎豹之類也以爪拳按曰據攫鳥者鵬鷃之類也以羽距擊觸曰搏夫至人神矣嗒然喪偶如赤子之無心故神全而物莫能傷也

穎濱蘇轍曰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

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  
臨川王安石曰赤子之心非有害物也無害物則物亦莫能害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稚子無心害物物亦不與為害

清源子劉驥曰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無自入焉如莊子所謂醉者之墜車雖骨即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以其死生驚懼不入於胃中彼全於酒者猶若是而況全於天者乎

黃茂材曰今夫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者精不離而和不散爾人能養其精和之至則亦赤子如也昔有梁鶯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鵠鷓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擊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問其術則曰吾心無逆順鳥獸視吾猶其儕也夫心無逆順所謂含德之厚也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絞作精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絞作精

之至也

御註曰德全者形全故骨弱筋柔而握固形全者神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者可以入神莊子曰聖人貴精

碧虛子陳景元曰赤子未知喜怒而拳握

至堅者以其真性專一故也峻者赤子之

命源也情欲未萌而陽德自動者真精之

氣運行之所至也以況至人虛心無情氣

運自動而諸欲莫干也上清洞真品云人

之生也稟天地之氣為神為形受元一之

氣為液為精天氣減耗神將散矣地氣減

耗形將病矣元氣減耗命將竭矣故帝一

回元之道游流百脉上補泥丸腦實則神

全神全則形全形全者百關調於內邪氣

亡於外髓凝為骨腸化為筋純粹不雜而

長生可致矣峻作古本作全作王弼曰作

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能全長也

陳水司馬光曰皆在其自然

穎濱蘇轍曰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

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手未能把執攫奪取撥心無所知而手無所用故自然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人稟五行全氣精力氣血既盛則因牝牡發泄而嬰兒未

知嗜慾無所流散而時為跳躑伸縮頓奮之狀此謂峻作

達真子曰骨弱筋柔而握固體之自然也

不為物屈矣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性之

自然也不為情亂矣

陳象古曰握固則無所欲得而自執也峻

作則不因有為而自動也

清源子劉驥曰德全則形全故骨弱筋柔

而握固形全則精全故未知牝牡之合而

峻作無執而自握無欲而峻作以一心定

而萬物服精之至也

程大昌曰握固峻作非知而為之也真淳

未散不知其然而然

終日號而盍不復和之至也

御註曰致一之謂精精則德全而神不虧

冲氣以為和和則氣全而盍不復人之生

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源和得於天五

而為信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

命而失其赤子之心者精搖而不守氣暴

而不純馳其形性潛之萬物豈不悲夫

碧虛子陳景元曰號啼也啼極無聲曰嘔

又聲嘶也夫赤子終日嗥啼而盍不嘶散

者天和之氣至全也故真人之息以踵其

盍不哇而和氣全也

穎濱蘇轍曰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嘔

終日號而不嘔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

也

臨川王安石曰終日號而聲不嘔乃和之

至蓋和者主於氣也

程大昌曰是其淳和中充嗥啼所不能變

也故得取以喻和也

知和曰常

御註曰純氣之守制命在內形化而性不

亡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和者大同於物故赤

子以和全真至人知和之貴也故用之為

常道

顏瀆蘇轍曰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臨川王安石曰和之為用則常而不變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和者生理之常非別有方法

陳象古曰知此和之至可以常行而不離清源子劉驥曰知和則純粹不雜靜一不變而與天地為常

黃茂材曰號而不嗔和之至也知此則為復歸於嬰兒矣故能長久知常曰明

御註曰明足以見道者知性之不二故也臨川王安石曰不明則不足以知常

清源子劉驥曰知常則朝徹見獨無古無今而與日月參光

黃茂材曰常久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非夫明智洞達天地造化之機安能

識之

益生曰祥

御註曰祥者物之先見生物之理增之則贊禍福特未定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祥者吉凶之兆也夫一受其成形而素分已定若非理益之必致凶祥

顏瀆蘇轍曰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祥妖也

陸佃曰達生之情常任於自然而不益生故能出乎吉凶之表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但於身命有益者則為吉祥過此雖外美而內不善非生之祥也

達真子曰祥者非其常也

陳象古曰保此常守此明日益日生至於盛大無凶咎也

黃茂材曰天下之人或夭於嬰孩或喪於強壯其能保百年之壽者幾何今吾益吾生而使長生不死在於天下豈不曰祥乎

心使氣曰強

御註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則氣和而不暴茲強也以與物敵而非自勝之道

碧虛子陳景元曰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顏瀆蘇轍曰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

臨川王安石曰氣者當專氣致柔今反為心之所使不能專守於內則為暴矣此祥者非作善之祥乃災異之祥此強者非守氣之強乃勝暴之強夫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心動而使氣氣作而形隨未有動作而不求強好勝者也

真人心不動而氣自動亦若人之眠睡外務已息泯然無知而寐中手足矚動豈心之使而動也一寐尚然況寂然在道者也

黃茂材曰以力使氣是氣也為暴戾之氣以心使氣是氣也為沖和之氣沖和之氣充於一身天地不能使之夫鬼神不能使之災聲色利欲不能使之亂豈不曰強乎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物之壯也必至乎枯老心之強也必至於凶暴且道以柔弱為用今以強壯為心者謂之不道已止也死也言不行道者早死也已

顏瀆蘇轍曰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臨川王安石曰惟道則先於天地而不為壯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雖欲不止如何哉

葉夢得曰是以已之亦貴乎早也

黃茂材曰壯而老老而已在物莫不然若知道者可與天地相為終始豈有已乎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御註曰道無問問無應知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齟齬闕於王倪所以四問而四不知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莊子曰知北游於玄水

之上登隱奔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

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而觀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啖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

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知終不近也

顏瀆蘇轍曰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

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其光同其塵此文兩見

默然不言而與道同

臨川王安石曰挫其銳同其塵此文兩見蓋道德莫不皆如此道真仁靜先生曹道沖曰契理則忘言雖

言而不能行與不知道何異兌口也緘口

默行不須說也三要七竅為身之門戶自內其散失者神氣精血機情好惡自外而入者緣境聲色滋味寒暑所失者真所入者假故閉其門也彼方為光顯沮之則為

怨俱與和之於已何損彼方塵垢外之則不樂故至人韜光隱德暫與同之於身何浼玄者隱密不顯不自飾智矜俗獨異於眾

清源子劉驥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

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行不言之教譬如知音者識音以絃心知其音口不能傳道深微妙知者不言不知

道者以言相煩多言數窮去道遠矣善為道者默而識之性以成之塞其兌則收視

反聽閉其門則形全精復挫其銳則歸精神乎無始解其紛則體純素而不雜和其光則含光不耀同其塵則大同無已夫如

是則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是謂玄同豈拘拘然自投於親疎利害貴

賤之間哉

程大昌曰塞兌閉門不使眾人得見其經歷出入之地也挫銳解紛平夷而簡易也和光同塵則能降已齋物矣凡為此皆求至乎渾兮其若濁者也彼我一觀高下無別是之謂同同之上加元焉深而又深侶鷗群獸幾微更不外見又諸家釋兌皆本易之兌悅為義恐不然也詩曰行道兌矣毛氏曰兌成蹊也成蹊者孟子謂山間之蹊介然用之而成路者是也其讀如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御註曰世之人愛惡相攻而有戚踈之態情偽相感而有利害之見用舍相權而有貴賤之分反覆更代未始有極奚足為天下貴

碧虛子陳景元曰上交於道而不諂舉世舉之而不勸故不可得而親睚也下交於器而不瀆舉世非之而不沮故不可得而

踈隔也澹泊無欲守分知足故不可得而利誘也處卑不辱在醜不爭故不可得而陷害也爵祿不能汗權勢不能動故不可得而貴寵也失志不屈居貧愈安故不可得而賤鄙也夫至人行此六行不榮通不醜窮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為天下貴

顏頌蘇轍曰可得而親則可得而踈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為親踈等觀逆順而孰為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為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為天下貴也

陸佃曰神人者不即不離無縛無脫故不可得而親踈不生不滅無取無舍故不可得而利害不損不益無得無失故不可得而貴賤夫惟如此故能無對於物旁日月挾宇宙天地為一官萬物為一府其緒餘足以為天下國家其土苴足以治天下其糠粃塵垢足以陶鑄堯舜而天下之物豈復有加哉故曰為天下貴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未嘗與物交焉能親也不使欲厭焉能踈也不妄求取焉能利也不犯禁忌焉能害也不取榮盛焉能貴也不處卑猥焉能賤也

陳象古曰親踈利害貴賤世之所重眾人之所分別者也大道所在名非常名不可見其形不可聞其聲況可得而親踈利害貴賤乎

黃茂材曰孔子曰吾觀老子其猶龍乎夫龍豈可得而親之踈之利之害之貴之賤之者乎既曰不可得而貴又曰為天下貴何也蓋亦自貴而已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三